春日小美满

魏亚丽

每一年总是特别盼望春天。每一个春天都不想辜负，是我对春天的态度。而为春天做几项规划，是我对春天最起码的尊重。

春天百花盛开，所以春天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——赏花。从梅花开始，迎春花、杏花、桃花、玉兰花、樱花、牡丹……从早春到晚春，我一路走下来，一场都不舍得错过。

我赏花基本在公园，很庆幸我们这座城市有那么多公园。我几乎每天都要去公园跟春花约会，小区前后两个口袋公园，是我赏花频率最高的地方。晚饭后我会去里面走上几圈，虽天色已暗，可花香却不减少，每次过去我都要凑上去吸上两口，一天的疲劳也就被这香气消解一空。周末我会去远一点的公园，那里有山有水有花草，畅游其中，豁然开朗。

每次赏花，我会用手机拍照，再做成电子贺卡，发给远方的朋友。而她们也会把当地的春色发给我，互助“春安”。那天午休，我去单位附近公园看玉兰花，展翅欲飞的或粉黄的玉兰让我舍不得离开，拍了许多照片发到朋友圈。而与此同时，我发现好几个朋友也在朋友圈发了赏花照片。于是我们隔空互动，发动更多的朋友玩起了南北方春色接龙。而这之后，我们经常在朋友圈玩这个接龙游戏，一起感受“天涯共春光”的美好。

春衫在我的春天里也是必不可少的，脱掉沉重的冬装，身体轻盈起来，加之春天的多姿多彩，就总想买几件色彩明亮的春衫与春同行。新衣造就好心情，愉悦度也因此提升许多。

今年春天我买了一件粉色短款开衫和一件灰色长款百褶裙，配上黑色小短靴，很减龄。当初买裙子的时候，店主说是学院风的，适合年轻女孩子穿。但我就是喜欢啊，虽然女儿已经上大学了，可我穿衣风格一直还停留在年轻时的样子，才不管年龄几何呢。女儿也支持我买，说开心喜欢最重要。果断买下了，穿上后竟毫无违和感。我还买了一条喇叭牛仔裤，打算来配我的白色卫衣和白色帆布鞋，我觉得穿上以后会让我显得精神干练许多。

人靠衣裳马靠鞍，人穿得漂亮了，别人喜欢看，自己也开心嘛。

春天还是修剪花草的最佳时段，我那一堆的花花草草都等着我在春日里去为它们修饰扮美。我的花儿们没有什么名花，都是一些草花：吊兰、玉树、常春花……它们不昂贵，浇浇水晒晒太阳，就会长得郁郁葱葱。

我会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末，在阳台上把它们摆放开来，一边听音乐一边为它们修剪枝芽。而这样的生活，唯有“岁月静好”能配得上。

这个春天，我特别喜欢听周深的《小美满》，听着听着就感觉有阳光照在身上。如此，春和景明里，有温暖歌曲相伴，有万紫千红可赏，我着春衫行走在春和景明里，真就是人生的一场又一场小美满啊！

归校木棉红

冯梓齐

去年，我在《云浮日报》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作品——《归乡荷花香》，便发了个朋友圈。我的高中语文老师——吴雪华老师看到后，便提议：为母校郁南县蔡朝焜纪念中学（简称“纪中”）写一篇文章，就叫《归校木棉红》。我一想，对啊！教学楼前有两棵木棉树，它们的枝头上确实悬挂了不少青春回忆。

可惜，一直被其他事情缠住，没有写。

直到最近，我看到一个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——《云浮的“校花”，真的很美！》。点进去一看，果然有母校纪中。往下一滑，果然有木棉花。

我的思绪，不由得回到了我的母校——纪中。

寒假时，我回纪中“寒招”，正值严冬，四周一片肃杀。我在教学楼前的广场久久伫立，凝视那两棵木棉树。它们的树枝光秃秃的，毫无生机——就像我高三时那样。

高三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严冬。我和同学们也是站立在这个广场开周训会。我们蜷缩在臃肿的校服里，没有心思听领导在台上喋喋不休讲话，全都在埋头背单词与知识点，怀着“多考一分，干掉千人”的希冀。

但当时，永无止境的考试、徘徊起伏的成绩和永远不够的睡眠时间勒住了我的喉咙。我心烦意乱，不想再看那些知识点一眼，便从复习资料中挣脱出来，抬起头，望向那两棵木棉树，一棵已经爆出了点点殷红，而另一棵仍然不见有开花的迹象。

我转过头，指了指那棵不开花的木棉树，对身后的一名同学说：“那棵树……是快死了吗？”同学抬了一下眼，叹了口气，似乎是认可了我的说法，又重新把头埋进复习资料中。那段时间里，浪费任何一点时间在别的事情上似乎就是“犯罪”。我又悲戚地凝视着那棵木棉树，低声吟了句庾信的《枯树赋》：“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……”

“一切景语皆情语。”以当时的心绪，什么景物都会蒙上悲伤的色彩。

停止了对周训会的回忆，回来参加“寒招”的我又向着活动地点体育馆走去。路过“思源长廊”，看着长廊里的几个象棋桌，我的脑海中突然响起一声“嗒”。

“嗒！”

我手一扬，把棋子狠狠地砸在对手的棋子上。两棋相撞，发出一声得意的“嗒”。

“将军抽车！认输没？”

那天，是一个下午，我们本来在上自习课。但我和几个同学已经厌倦了那些无聊的练习题，便趁着老师不在，悄悄溜到这里下象棋。

与我对弈的同学看到被“将军抽车”，陷入冥思苦想之中。忽然，他猛一抬头，似乎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，便马上往教室的方向飞奔。

“喂！别下不过就跑啊！”

“你回头看看！”

我一回头，原来是何级长在远处盯着我们。我一回头，正好与他对视上。于是，我们几个撒腿就跑，一路飞奔回到楼上，看了看，何级长似乎没有追来。我们便停了下来，在目光相触的瞬间迸发出大笑。虽然明知大概是逃不过一顿骂了，但不知为何，就是很想痛痛快快地大笑一场。

或许这就是青春吧。

突然，吹起一阵风，卷来了周围人“哇”的赞叹声，把我从回忆中拉回现实。我现在正身处大学校园中。校园里也栽种了不少木棉树，现在正是花期。刚刚的一阵风，坠了一大片木棉花，下了一阵瓢泼红雨。

突然想起高考出分的那一天，我考出了整个高中最好的一次成绩。当时，狂奔回学校跟老师报喜的我，错过了路边的许多风景。但我想，那天，母校的两棵木棉树一定也像现在的木棉花那样，把积攒三年的热烈泼向天空，开得如此红，红得像火，像天边的红霞，像永远朝气蓬勃的青春。

香椿好滋味

陆蒨

汪曾祺在《豆腐》一文中写道：“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。嫩香椿头，芽叶未舒，颜色紫赤，嗅之香气扑鼻，入开水稍烫，梗叶转为碧绿，捞出，揉以细盐，候冷，切为碎末，与豆腐同拌（以南豆腐为佳），下香油数滴。一箸入口，三春不忘。”汪老饕对香椿美味的描述，实在让人口水直流。

香椿，作为春季时令鲜菜，裹挟着萌动的春色足以让味蕾来一场清新之旅。香椿不同于常见的蔬菜、野菜，它不是直接长在土里的，而是椿树的新芽。如果不趁着它还是嫩芽状态大快朵颐，那么它就会长成椿树新的枝叶。民间谚语云：“雨前椿芽嫩无丝，雨后椿芽生木质”，说的就是香椿一年的好光景其实就半个月左右。

记得孩提时，母亲为了采摘香椿头用竹竿绑着镰刀把香椿树上的枝丫一并拉下，然后采摘其嫩芽嫩叶。她把香椿洗净，用开水焯一下，香椿芽由红变绿即可。捞出过凉水浸泡，滤去水分，然后切碎，放入鸡蛋液中，加适量盐，用筷子快速搅拌，使其均匀融入蛋液。在铁锅中放适量油，油热倒入香椿蛋液，迅速翻动，至蛋液半凝固。用铁铲翻过，煎至两面金黄，放入盘中，香椿炒鸡蛋独特的香味让人的舌尖在打滚，蓬松柔软，味道鲜美，口舌生津，百吃不厌。难怪康有为品尝香椿炒鸡蛋后，欣然赋诗《咏香椿》：“山珍梗肥身无花，叶娇枝嫩多权芽。长春不老汉王愿，食之竟月香齿颊。”鸡蛋炒香椿所形成的奇香，居然让他香留齿颊，一个月都不曾消失。

酥炸香椿鱼外皮金黄酥松、椿芽碧绿脆嫩，味道令人陶醉。但有趣的是，香椿鱼里居然没有鱼。其制作过程很简单，新鲜香椿芽叶洗净沥干，拿一个干净的小盆，取适量的面粉，倒入制作好的鸡蛋液，放适量盐，加水将面粉调成面糊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再把香椿分批次放入搅拌好的面糊中，让香椿分别挂上浆。然后热锅烧油，待油热后，把裹匀面糊的香椿叶放入油中，面糊在油锅中发出“嗞嗞”的声响，迅速膨大渐至金黄，像极了一条条游动的小鱼儿。春天的绿色半掩在酥脆金黄的面糊里，夹起一个，放入口中慢慢咀嚼，“咔嚓、咔嚓”，面粉的韧和香椿梗的脆，让人欲罢不能，真是美味才下舌尖，却又上心头。

走上工作岗位后，回家时间少了，而香椿就像蔬菜里的昙花，一年间只现半月光景，所以难得品尝到香椿的滋味。而香椿上市时间短，价格金贵，被称为蔬菜中的“爱马仕”。后来读了一些书发现，香椿在我国很早就有记载，是不折不扣的本土植物。庄子在《逍遥游》中写道：“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，此大年也。”高大繁茂的椿树，古人视其为长寿的象征，把它拿来比喻父亲，父母都健在称为“椿萱并茂”。

中国人食用香椿历史长达数千年。早在汉代食椿习俗就已遍布大江南北，至唐宋食椿更盛。北宋文学家苏轼在《春菜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岂如吾蜀富冬蔬，霜叶露芽寒更茁。”这里的芽就是指的香椿芽。

“春霖霎霎润芳华，院外香椿吐嫩芽。”香椿，从遥远的时光中穿行而来，平淡朴素中容纳着万般精彩。它抚慰过曾经的清苦贫瘠岁月，又在如今富足的时光里成为人们心头难舍的追忆，带给无数漂泊在外的游子缕缕乡愁的慰藉。

暖色旧时光

马亚伟

我关注了一个视频号，其发的大部分都是七八十年代的生活场景。视频的背景都是暗黄的，有些朦胧，有些遥远，仿佛被时间浸染的老照片，从中能看出岁月游走的痕迹，特别有氛围感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特别喜欢那种颜色，从年轻时就喜欢。影视作品里出现那样的暗黄色，会让我心中一动。仿佛我正在朝前走着，忽然有人从身后轻轻唤我一声。蓦然回首，往事依稀，旧梦苍茫，所有逝去的岁月都被笼罩了一层淡淡的暗黄色。那种暗黄色，给人古老沧桑之感，不明亮却温馨如烛火，不鲜艳却温暖似棉布。有一定岁数的人，应该熟悉那种暗黄色。我觉得特别像小时候煤油灯散发出来的光芒，昏暗微弱，却泛着丝丝缕缕的温暖。

小时候，时光那么慢，夜晚那么长，长得能够讲完一个古老的传奇。煤油灯默默地散发着如豆的光亮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闲聊。“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”就是那样的氛围，没有电视和手机干扰的亲情沟通，才是最和谐的。静夜安然，灯火温情，仿佛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。那时候母亲喜欢跟我们聊东聊西，我们说说学校的事，谈谈好伙伴的事。父亲特别喜欢给我们讲故事，可惜他读的书不多，也没什么创意，那几个故事翻来覆去讲，我都能背下来了。不过我和妹妹还是总缠着他讲，讲什么不要紧，听故事的感觉最美好。有时我们在父亲断断续续的讲述中，悄然进入了梦乡，梦境的底色是温暖的。多年过去了，家人闲坐的一幕，成了我记忆画廊里最值得珍藏的一幅。如果旧时光有颜色，一定是暗黄色的，温暖柔和，亲切深情。

暖色旧时光，就像老唱片，被我们收藏得好好的。每次播放的时候，时光就会瞬间倒流。在缓缓流淌的旋律中，我们把旧物、旧人、旧事打捞。岁月不居，此去经年。鲜活的今年，也会变成遥远的昨天，成为暖色旧时光。人年纪越大，越喜欢怀旧。一个人白发苍苍、容颜衰老的时候，除了拥有一大把宝贵的旧时光，别的一切都无足轻重了。我很理解有些人为何舍不得丢掉用了多年的旧物，因为有旧物陪伴左右，回忆才有所依附。

母亲有个习惯，隔段时间她就会把家里的旧物整理一番。午后的阳光照进玻璃窗，她在阳光下轻轻翻捡着旧物。她把几本老相册擦拭得干干净净，有时还会戴上老花镜，笑微微地看里面的照片，脸上浮现出满足和幸福的表情。她还会把用了四十多年的木箱打开，把里面的东西一一整理。母亲珍藏的旧物，每一样都有故事。旧物跟老照片一样，总会被时间赋予暗黄的色彩。我总在想，一个人走到晚年，生命的背景色也会是暗黄的。那样的生命底色，并不会让生命黯淡无光，反而会多一层温暖厚重和安静从容的色彩。母亲沉浸在往事中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特别愉悦。

没有人能锁定青春，没有人能留住时光，生命是一场往深处行走的历程，我们身后的旧时光会越来越多。当你转身时能够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温柔，当回眸时能够体会到越来越多的暖意，生命也就进入到一个更为厚重的境界。我们的生命，是由往事组成的。如果把往事抽离，生命也就没有了枝叶。枝枝叶叶的往事，让生命繁茂葱茏。

华年如逝水，暖色旧时光。温情过往，淡然人生，我们终将抵达这样的境界。

本报地址：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宝马路云浮融媒大楼 邮编：527300 印刷：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：4453004000005